



鳳翔

殿李作李鋌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

雜傳第二十八

李茂貞深州博野人也本姓宋名文通爲博野軍卒戍鳳翔黃巢犯京師鄭畋以博野軍擊賊茂貞以功自隊長遷軍校光啓元年朱玫反僖宗出居興元玫遣王行瑜攻大散關茂貞與保鑿都將李鋌等敗行瑜於大唐山明年玫遂敗死茂貞以功自扈蹕都頭拜武定軍節度使賜以姓名扈蹕東歸至鳳翔鳳翔節度使李昌符與天威都頭楊守立爭道以兵相攻昌符不勝走隴州僖宗遣茂貞追擊殺昌符以功拜鳳翔隴右節度使天

順元年封隴西郡王二年樞密使楊復恭得罪奔于興元興元節度使楊守亮復恭之養子也納之茂貞乃上書言復恭父子罪皆當誅因自請爲山南招討使昭宗以宦者故難之未許茂貞擅發兵攻破興元復恭父子見殺茂貞表其子繼密權知興元軍府事昭宗乃徙茂貞爲山南西道節度使以宰相徐彥若鎮鳳翔茂貞不奉詔上表自論曰但慮軍情忽變戎馬難羈徒令甸服生靈因茲受弊未審乘輿播越自此何之昭宗以茂貞表辭不遜不能忍以問宰相杜讓能讓能以謂茂貞地大兵彊而唐力未可以致討鳳翔又近京師易以自危

而難於後悔佗曰雖欲誅晁錯以謝諸侯恐不能也昭宗怒曰吾不能孱孱坐受凌弱乃責讓能治兵而以單玉嗣周爲京西招討使令下京師市人皆知不可相與聚承天門遮宰相請無舉兵爭投瓦石擊宰相宰相下輿而走亡其堂印人情大恐昭宗意益堅單王率扈駕軍五十四都戰于整厓唐軍敗潰茂貞遂犯京師屯于三橋昭宗御安福門殺兩樞密以謝茂貞使罷兵茂貞與讓能素有隙因曰謀舉兵者非兩樞密乃讓能也陳兵臨臯驛請殺讓能讓能曰臣固先言之矣惟殺臣可以紓國難昭宗泣下沾襟貶讓能雷州司戶叅軍賜死

茂貞乃罷兵。明年河中節度使王重盈卒，其諸子珂、珙爭立。晉王李克用請立珂，茂貞與韓建、王行瑜請立珙。昭宗不許，茂貞等怒，率三鎮兵犯京師，謀廢昭宗，立吉王保。未果，而晉王亦舉兵。茂貞懼，乃殺宰相蕭昭度、李磎，留其養子繼鵬以兵二千宿衛而去。晉兵至河中，繼鵬與行瑜弟行實等爭劫。昭宗出奔京師，大亂。昭宗出居于石門，茂貞以兵至鄠縣，斬繼鵬，自贖。晉兵已破王行瑜，還軍渭北，請擊茂貞。昭宗以謂晉遠而茂貞近，因欲庇之，以爲德。而冀緩急之可恃也。且茂貞已殺其子而自贖矣，乃詔罷歸。晉軍克用歎曰：「唐不誅茂貞，憂未

已也。」昭宗自石門還，益募安聖、捧宸等軍萬餘人，以諸王將之。茂貞謂唐將討已，亦治兵，請觀京師。大恐，居人亡入山谷。茂貞遂犯京師，昭宗遣單王拒之。單王至三橋，軍潰。昭宗出居于華州，遣宰相孫偓以兵討茂貞。韓建爲茂貞請，乃已。久之，加拜茂貞尚書令，封岐王。其後昭宗爲宦者所廢，旣反正，宰相崔胤欲借梁兵誅諸宦者，陰與梁太祖謀之。中尉韓全誨等亦倚茂貞之彊，以爲外援。茂貞遣其子繼筠以兵數千宿衛京師。宦者恃岐兵益驕，不可制。天復元年，胤召梁太祖，以西梁軍至同州。全誨等懼，與繼筠劫昭宗，幸鳳翔。梁軍圍之。逾年

茂貞每戰輒敗閉壁不敢出城中薪食俱盡自冬涉春雨雪不止民凍餓死者日以千數米斗直錢七千至燒人屎煮戶而食父自食其子人有爭其肉者曰此吾子也汝安得而食之人肉斤直錢百狗肉斤直錢五百父甘食其子而人肉賤於狗天子於宮中設小磨遣宮人自屑豆麥以供御自後宮諸王十六宅凍餒而死者日三四城中人相與邀遮茂貞求路以爲生茂貞窮急謀以天子與梁以爲解昭宗謂茂貞曰朕與六宮皆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安能不與梁和乎三年正月茂貞與梁約和斬韓全誨等二十餘人傳首梁軍梁圍解天子

雖得出然梁遂劫東遷而唐亡茂貞非惟亡唐亦自困矣及梁太祖卽位諸侯之彊者皆相次稱帝獨茂貞不能但稱岐王開府置官屬以妻爲皇后鳴梢羽扇視朝出入擬天子而已茂貞居岐以寬仁愛物民頗安之嘗以地狹賦薄下令權油因禁城門無內松薪以其可爲炬也有優者誚之曰臣請并禁月明茂貞笑而不怒初茂貞破楊守亮取興元而邠寧廊坊皆附之有地二十州其被梁圍也興元入于蜀開平已後邠寧廊坊入于梁秦鳳階成又入于蜀當梁末年所有七州而已二十岐隴涇原渭武秦成階鳳邠州者寧慶衍廊坊邠延梁洋也莊宗已破梁茂貞稱岐王

上牋以季父行自處及聞入洛乃上表稱臣遣其子從  
曦來朝莊宗以其耆老甚尊禮之改封秦王詔書不名  
同光二年以疾卒年六十九謚曰忠敬從曦爲人柔而  
善書畫茂貞承制拜從曦彰義軍節度使茂貞卒拜鳳  
翔節度使魏王繼岌征蜀爲供軍轉運應接使蜀平繼  
岌遣從曦部送王衍行至鳳翔監軍使柴重厚拒而不  
納從曦遂東至華州聞莊宗之難乃西歸明宗入立聞  
重厚嘗拒從曦遣人誅之從曦上書言重厚守鳳翔軍  
民無所擾願貸其過雖不許上人以此多之歷鎮宣武  
天平從曦有田千頃竹千畝在鳳翔懼侵民利未嘗省

華州

理鳳翔人愛之廢帝起鳳翔將行鳳翔人叩馬乞從曦  
廢帝入立復以從曦爲鳳翔節度使卒年四十九  
韓建字佐時許州長社人也少爲蔡州軍校隸忠武軍  
將鹿晏弘從楊復光攻黃巢於長安巢已破復光亦死  
晏弘與建等無所屬乃以麾下兵西迎僖宗於蜀所過  
攻劫行至興元逐牛叢據山南已而不能守晏弘東走  
許州建乃奔于蜀拜金吾衛將軍僖宗還長安建爲潼  
關防禦使華州刺史華州數經大兵戶口流散建少賤  
習爲農事乃披荆棘督民耕植出入閭里問其疾苦建  
初不知書乃使人題其所服器皿牀榻爲其名目以視

之久。乃漸通文字。見王篇喜曰。吾以類求之。何所不得也。因以通音韻聲偶。暇則課學書史。是時天下已亂。諸鎮皆武夫。獨建撫緝兵民。又好學。荆南成汭時冒姓郭。亦善緝。荆楚當時號爲北韓南郭。天順元年。以兵屬張濬。伐晉。濬敗。建自含山遯歸河中。王重盈死。諸子珂瑛爭立。晉人助珂建。與王行瑜李茂貞助瑛。昭宗不許。建等大怒。以三鎮兵犯京師。昭宗見建等責之行瑜茂貞。惶恐戰汗。不能語。獨建前自陳述。乃殺宰相。帝昭度李磎等謀廢昭宗。會晉舉兵。且至。建等懼。乃還。晉兵問罪。三鎮兵傳華州建登城呼曰。弊邑未嘗失禮於大國。何

爲見攻。晉人曰。君以兵犯天子。殺大臣。是以討也。已而與晉和。乾寧三年。李茂貞復犯京師。昭宗將奔太原。次渭北。建遣子允請幸華州。昭宗又欲如鄜州。建追及昭宗於富平。泣曰。藩臣徇彊。非止茂貞。若捨近畿而巡極塞。乘輿渡河。不可復矣。昭宗亦泣。遂幸華州。是時天子孤弱。獨有殿後軍。及定州三都將李筠等兵千餘人爲衛。以諸王將之。建已得昭宗。幸其鎮。遂欲制之。因請罷諸王將兵。散去。殿後諸軍累表不報。昭宗登齊雲樓。西北顧望京師。作菩薩蠻詞三章。以思歸。其卒章曰。野煙生碧樹。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酒酣與

從臣悲歌泣下。建與諸王皆屬和之。建心尤不悅。因遣人告諸王謀殺建。劫天子幸佗鎮。昭宗召建將辯之。建稱疾不出。乃遣諸王自詣建辯之。建不見。請送諸王十六宅。昭宗難之。建乃率精兵數千圍行宮。請誅李筠。昭宗大懼。遽詔斬筠。悉散殿後及三都衛兵。幽諸王於十六宅。昭宗益悔。幸華遣延王戒丕使于晉。以謀興復。戒丕還。建與中尉劉季述誣諸王謀反。以兵圍十六宅。諸王皆登屋叫呼。遂見殺。昭宗無如之何。爲建立德政碑。以慰安之。建已殺諸王。乃營南莊。起樓閣。欲邀昭宗遊幸。因以廢之。而立德王裕。其父叔豐謂建曰。汝陳許間。

一田夫爾遭時之亂。象天子厚恩至此。欲以兩州百里之地行大事。覆族之禍。吾不忍見。不如先死。因泣下。獻李茂貞。梁太祖皆欲發兵迎天子。建稍恐懼。乃止。光化元年。昭宗還長安。自爲建畫像。封建潁川郡王。賜以鐵券。建辭王爵。乃封建許國公。梁太祖以兵嚮長安。遣張存敬攻同州。建判官司馬鄴以城降。太祖使鄴召建。建乃出降。太祖責建背已。建曰。判官李巨川之謀也。太祖怒。卽殺巨川。以建從行。昭宗東遷。建從至洛。昭宗舉酒屬太祖。與建曰。遷都之後。國步小康。社稷安危。繫卿兩人。次何皇后舉觴。建躡太祖足。太祖乃陽醉去。建出。

謂太祖曰天子與宮人眼語幕下有兵仗聲恐公不免也太祖以故尤德之表建平盧軍節度使太祖卽位拜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祖性剛暴臣下莫敢諫諍惟建時時有言太祖亦優容之太祖郊于洛建爲大禮使罷相出鎮許州太祖崩許州軍亂見殺年五十八李仁福不知其世家當唐僖宗時有招拔思敬者爲夏州偏將後以與破黃巢功賜姓李氏拜夏州節度使思敬卒乾寧二年以其弟思諫爲節度使自唐末天下大亂史官實錄多闕諸鎮因時崛起自非有大善惡暴著於世者不能紀其始終是時興元鳳翔邠寧鄜坊河中

同華諸鎮之兵四面並起而交爭獨靈夏未嘗爲唐患而亦無大功朱玫之亂思敬與鄜州李思孝皆以兵屯渭橋其後黃巢陷京師王重榮李克用等會諸鎮兵討賊思敬與破巢復京師然皆未嘗有所可稱故思敬之世次功過不顯而無傳梁開平二年思諫卒軍中立其子彝昌爲留後梁卽拜彝昌節度使明年其將高宗益作亂殺彝昌是時仁福爲蕃部指揮使戍兵于外軍中乃迎仁福立之不知其於思諫爲親疎也是歲四月拜仁福檢校司空定難軍節度使終梁之世奉正朔而已是時岐王李茂貞晉王李克用數會兵攻仁福梁輒出

西夏李為宋福

兵救之仁福累官至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朔方王長興四年三月卒其子彝超自立為留後自仁福時邊將多言仁福北通契丹恐為邊患明宗因其卒乃以彝超為延州刺史彰武軍節度使而徙彰武安從進代之恐彝超不受代遣邠州藥彥稠以兵五萬送從進之鎮彝超果不受代從進與彥稠以兵圍之百餘日不克夏州城壁素堅故老傳言赫連勃勃蒸土築之從進等穴地道至其城下堅如鐵石鑿不能入彝超外招党項抄掠從進等糧道自陝以西民運斗粟束芻其費數千人不堪命道路愁苦明宗遂釋不攻以彝超為定難軍節度

靈州

使清泰二年卒其弟彝興累官檢校太師兼侍中周顯德中封西平王其後事具國史

韓遜不知其世家初為靈武軍校當唐末之亂據有靈鹽唐即以為節度使而史失其錄不見其事梁開平三年封朔方節度使韓遜為潁川王始見于史是時邠寧楊崇本鄜延李周彝鳳翔李茂貞皆與梁爭戰獨遜與夏州李思諫臣屬于梁未嘗以兵爭李茂貞嘗遣劉知俊攻遜不能克遜亦善撫其部部人皆愛之為遜立生祠貞明中遜卒軍中立其子洙為留後梁即以為節度使至莊宗時又以洙兼河西節度天成四年洙卒即以

洙子澄為朔方軍留後其將李賓作亂澄乃上章請師於朝明宗以康福為朔方河西節度使以代澄由是命吏而相代矣韓氏自遜有靈武傳世皆無所稱述澄後不知其所終

楊崇本幼事李茂貞養以為子冒姓李名曰繼微茂貞表崇本靜難軍節度使梁太祖攻岐未下乃移兵攻邠州崇本迎降太祖使復其姓賜名崇本遷其家於河中以為質崇本妻有美色太祖用兵往來河中嘗幸之崇本妻頗媿耻間遣人謂崇本曰大丈夫不能庇其伉儷我已為朱公婦矣無面視君有刀繩而已崇本涕泣憤

折監李保衡

怒其後梁兵解岐圍崇本妻得歸崇本乃復背梁歸茂貞茂貞西連蜀兵會崇本攻雍華關西大震太祖以兵西至河中遣柳王友裕擊之友裕至未壽而卒梁兵乃旋崇本心美原太祖復遣劉知俊康懷英等擊之崇本大敗自此不復東乾化四年為其子彥魯所弑崇本養子李保衡殺彥魯以降梁

延州

高萬興河西人也唐末河西屬李茂貞李茂貞將胡敬璋為延州刺史萬興與其弟萬金俱事敬璋為騎將敬璋死其將劉萬子代為刺史梁開平二年葬敬璋于州南萬子在會其將許從實殺萬子自為延州刺史是時

萬曆四年刊

蔣寅四百三

萬興兄弟皆將兵戍境上聞萬子死以其部下數千人  
降梁梁太祖兵屯河中遣同州劉知俊以兵應萬興攻  
丹州執其刺史崔公實進攻延州執許從實鄜州李彥  
容坊州李彥昱皆棄城走梁太祖乃以萬興為延州刺  
史忠義軍節度使以牛存節為保大軍節度使已而劉  
知俊叛乃徙存節守同州以萬金為保大軍節度使萬  
興累遷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渤海郡王貞明四年萬  
金卒乃以萬興為鄜延節度使進封延安郡王徙封北  
平王梁亡莊宗入洛萬興嘗一來朝同光三年卒于鎮  
萬興兄弟皆驍勇而未嘗立戰功然以戍兵降梁梁取

鄜坊丹延自萬興始故其兄弟世守其土萬興死子允  
韜代立長興元年徙鎮安國又徙義成清泰中卒萬金  
子允權開運中為虜施令罷居于家是時周密為彰信  
軍節度使契丹滅晉延州軍亂逐密密守東城而西城  
之兵以允權為留後聞漢高祖起太原遂歸漢即拜節  
度使廣順三年卒

溫韜京兆華原人也少為盜後事李茂貞為華原鎮將  
冒姓李名彥韜茂貞以華原縣為耀州以韜為刺史梁  
太祖圍茂貞於鳳翔韜以耀州降梁已而復叛歸茂貞  
茂貞又以美原縣為鼎州建義勝軍以韜為節度使末

帝時諂復叛。茂貞降梁，改耀州爲崇州，鼎州爲裕州。義勝軍爲靜勝軍，卽以諂爲節度使，復其姓溫，更其名曰昭圖。諂在鎮七年，唐諸陵在其境內者，悉發掘之，取其所藏金寶，而昭陵最固，諂從埏道下，見宮室制度閎麗，不異人間，中爲正寢，東西廂，列石牀，牀上石函，中爲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玉、筆、迹、紙、墨，如新。諂悉取之，遂傳人間。惟乾陵風雨不可發，其後朱友謙叛梁，取同州，晉王以兵援友謙而趨華原，諂懼，求徙他鎮，遂徙忠武。莊宗滅梁，諂自許來朝，因伶人景進納賂，劉皇后、皇后爲言之，莊宗待諂甚厚，賜姓名曰李紹沖。郭崇諂曰：「此劫。」

陵賊爾罪不可赦。莊宗曰：「已宥之矣，不可失信。」遽遣還。與明宗入洛，與段凝俱收，下獄，已而赦之，勒歸田里。明年流于德州，賜死。

嗚呼！厚葬之弊，自秦漢以來，率多聰明英偉之主，雖有高談善說之士，極陳其禍福，有不能開其惑者矣。豈非富貴之欲溺其所自私者篤，而未然之禍難述於無形，不足以動其心歟？然而聞溫諂之事者，可以少戒也。五代之君，往往不得其死，何暇顧其後哉！獨周太祖能鑒諂之禍，其將終也，爲書以遺世宗，使以瓦棺紙衣而斂，將葬，開棺示人，旣葬，刻石以告後世，毋作下宮，毋置守。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一  
陵妾其意丁寧功至然實錄不書其葬之薄厚也又使  
葬其平生所服衮冕通天冠絳紗袍各二其一于京師  
其一于澶州又葬其劔甲各二其一于河中其二于大  
名者莫能原其旨也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一  
雜傳第二十九

虔州

盧光稠譚全播皆南康人也光稠狀貌雄偉無佗材能  
而全播勇敢有識略然全播常竒光稠爲人唐末群盜  
起南方全播謂光稠曰天下洶洶此真吾等之時無徒  
守此貧賤爲也乃相與聚兵爲盜衆推全播爲主全播  
曰諸君徒爲賊乎而欲成功也若欲成功當得良帥盧  
公堂堂真君等主也衆陽諾之全播怒拔劔擊木三斬  
之曰不從令者如此木衆懼乃立光稠爲帥是時王潮  
攻陷嶺南全播攻潮取其虔韶二州又遣光稠弟光睦

攻潮州。光睦好勇而輕進，全播戒其持重，不聽。度其必敗，乃為奇兵，伏其歸路。光睦果敗，走潮人追之。全播以伏兵邀擊，大敗之。遂取潮州。是時劉巖起南海，擊走光睦，以兵數萬攻虔州。光稠大懼，謂全播曰：「虔韶皆公取之，今日非公不能守也。」全播曰：「吾知劉巖易與爾。」乃選精兵萬人，伏山谷中。陽沿戰地於城南，告巖戰期。以老弱五千出戰，戰酣，偽北。巖急追之，伏兵發，巖遂大敗。光稠第戰功，全播悉推者。將光稠心益賢之。梁初，江南嶺表悉為吳與南漢分據，而光稠獨以虔韶二州請命于京師，願通道路，輸貢賦。太祖為置百勝軍，以光稠為防

禦使，兼五嶺開通使。又建鎮南軍，以為留後。開平五年，光稠病，以符印屬全播。全播不受，光稠卒。全播立其子延昌而事之。延昌好遊獵，其將黎求閉門拒延昌。延昌見殺，求因謀殺全播。全播懼，稱疾不出。求乃自立，請命於梁。乾化元年，拜求防禦使。求暴病死，其將李彥圖自立。全播益懼，遂稱疾篤。杜門自絕。彥圖疑之，使人覘其動靜。全播應覘為狀，以自免。彥圖死，州人相率詣全播，第扣門請之。全播乃起，遣使請命于梁。拜防禦使。全播治虔州七年，有善政。楊隆演遣劉信攻破虔州，以全播歸廣陵。卒年八十五。當盧氏時，劉龔已取韶州及全播

被執虔州遂入于吳

雷滿武陵人也為人亮悍。獠勇。文身。斷髮。唐廣明中。湖南饑盜賊起。滿與同里人區景思。周岳等聚諸蠻數千。獵大澤中。乃擊鮮醢酒。擇坐中豪者。補置伍長。號土團軍。諸蠻從之。推滿為帥。是時高駢鎮荆南。召滿隸麾下。使以蠻軍擊賊。駢徙淮南。滿從至廣陵。逃歸。殺刺史崔翥。遂據朗州。請命于唐昭宗。以澧朗為武貞軍。拜滿節度使。是時澧陽人向瓌殺刺史呂自牧。據澧州。而溪洞諸蠻宋鄴昌師益等皆起兵。剽掠湖外。滿亦以輕舟上下荆江。攻劫州縣。楊行密攻杜洪于鄂州。荆南成汭出

殺車溺下有水

字

兵救洪。汭戰敗。溺死於君山。滿襲破荆南。不能守。焚掠殆盡而去。滿嘗繫深池於府中。客有過者。召宴池上。指其水曰。蛟龍水怪。皆窟於此。蓋水府也。酒酣。取坐上器擲池中。因裸而入。取其器嬉水上。久之乃出。治衣復坐。意氣自若。滿居朗州。引沅水塹其城上。為長橋。為不可攻之計。天祐中。滿卒。子彥恭自立。彥恭附于楊行密。亦嘗攻劫。為荆湖患。開平元年。馬殷發兵攻彥恭。彥恭恃斬為阻。逾年不能破。三年。彥恭奔于楊行密。馬殷擒其弟彥雄等七人。送于梁。斬于汴市。彥恭卒于淮南。澧朗遂入于楚。

殿事作夜不  
盜事法城中夜  
上起夜中夜  
又一事王政字

鍾傳洪州高安人也事州為小校黃巢攻掠江淮所在  
盜起往往據州縣傳以州兵擊賊頻勝遂逐觀察使自  
稱留後唐以洪州為鎮南軍拜傳節度使江夏伶人杜  
洪者亦據鄂州楊行密屢攻之洪頗倚傳為首尾久之  
洪敗死是時危全諷韓師德等分據撫吉諸州傳皆不  
能節度以兵攻之稍聽命獨全諷不能下乃自率兵圍  
其城城中夜光起諸將請急攻之傳曰吾聞君子不迫  
人之危乃掃地祭天嚮城再拜祝曰全諷不降非民之  
罪願天止火全諷聞之明日乃亦聽命請以女妻傳子  
匡時傳居江西三十餘年累拜太保中書令封南平王

天祐三年傳卒子匡時自稱留後請命于唐全諷曰聽  
鍾郎為節度三年吾將自為之已而傳養子延規與匡  
時爭立乞兵於楊渥渥遣秦裴等攻匡時匡時敗被執  
歸于廣陵開平三年全諷等起兵江西謀復鍾氏故地  
全諷為楊隆演將周本所敗江西遂入于吳  
趙匡胤字光儀蔡州人也其父德誣事秦宗權為申州  
刺史宗權反德誣攻下襄陽梁太祖攻蔡州宗權屢敗  
德誣乃以山南東道七州降梁太祖初鎮宣武嘗為宗  
權所困聞德誣降大喜表為行營副都統河陽保義義  
昌三節度行軍司馬會其兵以攻蔡破之德誣功多德

諶卒子匡凝自立是時成汭死雷彥恭襲取荆南匡凝遣其弟匡明逐彥恭太祖表匡凝荆襄節度使以匡明爲荆南留後是時唐衰藩鎮不復奉朝廷獨匡凝兄弟貢賦不絕匡凝爲人氣貌甚偉性方嚴喜自脩飾頗好學問聚書數千卷爲政有威惠太祖攻兗州朱瑾求救于晉晉遣史儼等將兵數千收瑾瑾敗與儼等奔于淮南晉王李克用遣人以書幣假道于匡凝以聘于楊行密求歸儼等晉王使者爲梁得太祖大怒是時梁已破兗鄆遣氏叔琮康懷英等攻匡凝叔琮取泌隨二州懷英取鄧州匡凝懼請盟乃止太祖已弒昭宗將謀代唐

畏匡凝兄弟不從遣使告之匡凝對使者流涕答曰受唐恩深不敢妄有佗志太祖遣楊師厚攻之太祖以兵殿漢北匡凝戰敗以輕舟奔于楊行密師厚進攻荆南匡明奔于蜀匡凝至廣陵行密見之戲曰君在鎮時輕車重馬歲輸於梁今敗乃歸我乎匡凝曰僕世爲唐臣歲時職貢非輸賊也今以不從賊之故力屈歸公惟公生死之耳行密厚遇之其後行密死楊渥稍不禮之渥方宴食青梅匡凝顧渥曰勿多食發小兒熱諸將以爲慢渥遷匡凝海陵後爲徐溫所殺匡明卒于蜀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一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二

雜傳第三十

鄆州

宋宣宋州下邑人也少從其父以敗鹽爲盜父抵法死宣乃去事青州節度使王敬武爲軍校敬武以隸其將曹全晟中和二年敬武遣全晟入關與破黃巢還過鄆州鄆州節度使薛崇卒其將崔君預自稱留後全晟攻殺君預遂據鄆州宣以戰功爲鄆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已而全晟死軍中推宣爲留後唐僖宗即拜宣天平軍節度使梁太祖鎮宣武以兄事宣太祖新就鎮兵力尚少數爲秦宗權所困太祖乞兵于宣宣與其弟瑾以充

鄆之兵救汴大破蔡兵走宗權是時太祖已襲取滑州  
 稍欲并吞諸鎮宣瑾既還乃馳檄兗鄆言宣瑾多誘宣  
 武軍卒亡以東乃發兵收亡卒因攻之遂為敵國苦戰  
 曹濮間是時梁又東攻徐州西有蔡賊而北敵彊晉宣  
 瑾兄弟自相首尾然卒為梁所滅乾寧四年宣敗走中  
 都為葛從周所執斬于汴橋下今流俗以宣瑾兄弟瑾宣  
 於名加王者非也  
 從父弟也從宣居鄆州補軍校少儻有大志兗州節  
 度使齊克讓愛其為人以女妻之瑾行親迎乃選壯士  
 為輿夫伏兵器輿中夜至兗州兵發遂虜克讓自稱留  
 後僖宗即拜瑾泰寧軍節度使瑾與宣已破秦宗權於

汴州梁太祖賁瑾誘宣武軍卒以歸遣朱珍攻瑾取曹  
 州又攻濮州而太祖自攻鄆瑾兄弟往來相救凡十餘  
 年大小數十戰與太祖屢相勝敗太祖得宣將賀瓌伺  
 懷寶及瑾兄瓊乃將瓊等至兗城下告瑾曰汝兄敗矣  
 今瓊等已降不如早自歸瑾偽曰諾乃遣牙將胡規持  
 書幣詣軍門請降太祖大喜至延壽門與瑾交語瑾曰  
 願得瓊來送符印太祖信之遣客將劉捍送瓊往瑾伏  
 壯士橋下單騎迎瓊揮手語捍曰請瓊獨來瓊前壯士  
 擒之遂閉門責瓊先降斬之擲其首城外太祖度不可  
 下乃留兵圍之而去瑾嬰城自守而宣亦敗於鄆州乃

五代史四十二  
乞兵於晉。晉遣李承嗣、史儼等以騎兵五千救之。太祖已破宣，乃急趨交。瑾城中食盡，與承嗣等掠食豐沛間。梁兵奄至，瑾將康懷英等以城降梁。瑾等將麾下兵走沂州。沂州刺史尹處賓不納，又走海州。梁兵急追之，乃奔于淮南。楊行密聞瑾來，大喜，解其玉帶贈之。表瑾領武寧軍節度使，以爲行軍副使。其後梁遣龐師古、葛從周等攻淮南，行密用瑾大破梁兵於清口，斬師古。行密累表瑾東南諸道行營副都統領、平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行密死，溼及隆演相繼立，皆年少。徐溫與其子知訓專政，溫欲除之。瑾乃謀殺知訓，嘗以月

旦遣愛妾候知訓家。知訓彊通之，妾自歸訴。瑾益不平，屢勸隆演誅徐氏以去國患。隆演不能爲，旣而知訓以泗州建靜淮軍出，瑾爲節度使將行。召之夜飲，明日知訓過瑾謝，延之升堂，出其妻陶氏。知訓方拜，瑾以笏擊踣之，伏兵自戶突出殺之。初，瑾以二惡馬繫庭中，知訓入而釋馬，使相蹠鳴，故外人莫聞其變。瑾攜其首馳示隆演曰：「今日爲吳除患矣。」隆演曰：「此事非吾敢知。」遽起入內，瑾忿然以首擊柱，提劍而出。府門已闔，因踰垣折其足。瑾顧路窮，大呼曰：「吾爲萬人去害，而一身死之，遂自刎。」潤州徐知誥聞亂，以兵趨廣陵。族瑾家，瑾妻陶氏

臨刑而泣。其妾曰：何為泣乎？今行見公矣。陶氏收淚，欣然就戮。聞者哀之。瑾名重江淮，人畏之。其死也，尸之廣陵北門，路人私共瘞之。是時民多病瘡，皆取其墓上土，以水服之。云病輒愈。更益新土，漸成高墳。徐溫等惡之，發其尸，投於雷公塘。後溫病，夢瑾挽弓射之，溫懼，網其骨，葬塘側，立祠其上。初，瑾嘗病疽，醫者視之，色懼。瑾曰：但理之，吾非以病死者。於是果然。卒年五十二。

王師範，青州人也。其父敬武為平盧軍牙將。唐廣明元年，無棣人洪霸即為盜，齊棣間平盧節度使安師儒遣敬武率兵擊破之。敬武反，兵逐師儒，自稱留後都統王。州刺史張蟾叛，昭宗以為師範年少，其下不服從，乃拜

太子少師。崔安潛為平盧節度使，師範不受代。蟾迎安潛入棣州，師範遣其將盧洪攻蟾。洪以兵返襲青州，師範陽為好辭，遣人迎。語洪曰：吾幼未能任事，賴諸將共持之。爾不然，聽公所為也。洪以師範無能為，遽還。不為備。師範伏兵於道，語其僕劉鄩曰：洪來為我斬之。用爾為牙將。明日，洪來，師範出迎，鄩於坐上斬之。伏兵發，盡殺其餘兵。乃急攻棣州，破張蟾。安潛奔歸于京。師範昭宗乃拜師範節度使。師範頗好儒學，聚書至萬卷。為政有

威愛。梁太祖圍昭宗于鳳翔。宦官韓全誨等矯詔召諸鎮兵以擊梁。詔至青州。師範泣曰：諸鎮有兵，所以藩扞天子。今天子危辱，而諸鎮反以兵自衛，吾雖力不足，當成敗以之。乃遣使乞兵於楊行密。是時梁已東下兗鄆。師範乃遣劉鄩與其弟師魯分攻兗密諸州。遣張居厚以壯士二百為輿夫，伏兵輿中。西馳梁軍，稱師範使者聘梁。因欲劫殺太祖。居厚至華州東城，華州將婁敬思疑其有異，剖輿視之，見其兵。居厚遂擊殺敬思。西城不克而反。劉鄩遂葛從周取兗州，而平盧諸州皆起兵攻梁。其後梁太祖自鳳翔東還，遣朱友寧攻師範。

友寧戰死，復遣楊師厚攻之，屯于臨朐。師範以兵迫之，師厚陽為怯，不敢出，遣人陽言曰：梁兵少，方乞兵於鳳翔。今糧且絕，當還軍。師範以為然，乃遣師魯悉兵攻之。師厚拒而不戰。師魯兵却，師厚追擊至聖玉山。師魯大敗，遂傳其城而梁別將劉重霸下其棗州。師範乃請降。太祖許之。師範素服乘驢詣太祖，請罪。太祖待以客禮。久之，表師範河陽節度使。太祖卽位，召為右金吾衛上將軍，居于洛陽。太祖心欲誅之，未有以發。太祖諸子已封王，宴於宮中。友寧妻泣謂太祖曰：陛下化家為國，諸子人人皆得封，而妾夫獨以戰死，柰何！讎人猶在朝。

廷太祖奮然戟手曰吾亦幾忘此賊乃遣人就洛陽族滅之使者至先掘阬於外乃入告之師範設席為具與諸宗族飲酒謂使者曰死人之所不免况有罪乎然懼少長失序下愧於先人酒半令少長以次起就戮於阬所聞者皆哀憐之同光三年贈師範太尉

李罕之陳州項城人也為人驍勇力兼數人少學讀書不成去為僧以其無賴所往皆不容乃行乞食酸棗市中市中人皆不與罕之擲器于地裂其衣又去為盜是時黃巢起曹濮乃往依之巢北渡江罕之與其麾下走淮南自歸於高駢駢表光州刺史歲餘秦宗權急攻光

任任國本任

州罕之不能守還走項城收其餘眾依諸葛爽於河陽爽以罕之為懷州刺史巢已敗走爽降唐僖宗拜爽東南面招討使以攻宗權爽表罕之副使使以兵屯宋州又表河南尹東都留守秦宗權遣孫儒攻河南罕之兵少西走澠池儒燒宮闕剽掠而去罕之壁澠池歲餘諸葛爽死其將劉經立爽子仲方仲方年少事皆任經經慮罕之克勇難制以兵攻之罕之返擊走經罕之追至鞏縣陳舟于汜水將渡河經遣張言拒之河上言反背經與罕之合攻河陽為經所敗退保懷州已而孫儒陷河陽仲方奔于梁梁兵擊走儒罕之襲取河陽言取河

南皆附于梁。罕之與言皆爽。叛將事已成。乃相與交臂。為盟誓。同休戚。不相忘。罕之御衆無法。性苛暴。頗失士心。而言善治軍旅。教民播植。務為積聚。罕之用兵。言嘗供給其乏。罕之求取無已。言頗苦之。不能輸。罕之召言。軍吏笞責之。言益不平。罕之悉兵攻晉絳。言夜襲河陽。罕之奔晉。晉表罕之澤州刺史。使李存孝以兵三萬助罕之攻言。言求救於梁。罕之欺于沅河。乃歸太原。李克用延之帳中。罕之留其子順事晉。乃之澤州。日以兵鈔懷孟間。啖人為食。居民屯聚摩雲山。罕之悉攻殺之。立柵其上。時人號曰李摩雲。是時晉方徇地山東。頗倚罕。

之為扞蔽。李茂貞等犯京師。克用以兵至渭北。僖宗以克用為邠州四面行營都統。表罕之為副。破王行瑜。加檢校太尉。食邑千戶。罕之自以功多於晉。私謂蓋寓曰。自吾脫身河陽。賴晉容我。未能有以報之。今行老矣。無能為也。若吾王見憐。與一小鎮。使休兵養疾。而後歸老。幸也。寓為言之。克用克用不對。佗曰。諸鎮擇守將。未嘗及罕之。罕之心益快快。寓告克用。懼罕之有佗心。克用曰。吾於罕之。豈惜一鎮。然鷹鳥之性。飽則颺矣。光化元年。潞州薛志勤卒。罕之遽入潞州。使人啓晉王曰。志勤且死。新帥未至。所以然者。備佗盜耳。克用大怒。遣李嗣

昭攻之罕之執晉守將馬漑伊鐔等遣子頎送于梁以乞兵梁太祖遣丁會守潞州以罕之為河陽節度使行至懷州以疾卒年五十八罕之初背梁而歸晉晉王以罕之守澤州罕之留其子頎與莊宗遊甚狎後罕之背晉以歸梁晉王怒欲殺頎莊宗與之駿馬使奔于梁梁太祖得頎父子大喜使與友倫將兵以衛昭宗故頎當太祖時常掌禁兵末帝誅友珪頎與其謀拜右羽林統軍澶州刺史事唐歷衛符二州刺史累遷右領軍衛上將軍天福中卒年七十贈太師

孟方立邢州平鄉人也少為軍卒以勇力選為隊將唐

邢州

廣明中潞州節度使向渚攻諸葛葵于河陽遣方立將兵出人井關為先鋒渚為其將劉廣所逐廣為亂軍所殺方立聞亂引兵自天井入據潞州唐因以為昭義軍節度使昭義所節制澤潞邢洛磁五州而治潞州方立以謂潞州山川高險而人俗勁悍自劉稹以來常逐其帥且已邢人也因徙其軍于邢州而潞人怨方立之徙也因以澤潞二州歸于晉晉遣李克脩為澤潞節度使方立以邢洛磁三州自為昭義軍晉數遣李存孝等出兵以窺山東三州之人俘掠殆盡赤地數千里無復耕桑者累年方立以孤城自守求救於梁梁方東事究鄆

不能救也。文德元年，方立乞兵於王鎔，以攻晉。鎔許之。方立乃遣其將奚忠信攻晉遼州，而鎔以佗故不能出兵。兵既失約，忠信大敗。而晉兵乘勝攻之，方立將石元佐者善兵而多智，方立嘗信用之。忠信之敗也，元佐爲晉將安金俊所得。金俊厚遇之，問以攻邢之策。元佐曰：「方立善守，而邢城堅，若攻之，必不得志。宜急攻其磁州。方立來救，可以敗也。」金俊以爲然，軍于淦水之西方。立果帥兵來救，爲金俊所敗，馳入邢州，閉壁不復出。外無救，兵城中食且盡。方立夜出，巡城號令守者，守者皆不應。方立知不可，乃歸飲醪而卒。軍中以其弟洛州刺史

遷爲留後，求救于梁。梁太祖遣王虔裕將騎兵三百助遷守。遷執虔裕降晉。晉徙遷族于太原，以爲汾州刺史。後以爲澤潞節度使。天復元年，梁遣氏叔琮攻晉，出天井關，遷開門降。爲梁兵鄉道，以攻太原，不克。叔琮軍還，過潞，以遷歸于梁。梁太祖惡遷反覆，殺之。

王珂，河中也。其仲父重榮以河中兵破黃巢，有大功於唐。拜河中節度使。重榮無子，以其兄重簡子珂爲後。重榮卒，弟重盈立。重盈卒，軍中乃以珂重榮子立之。重盈子陝州節度使珙、絳州刺史瑤與珂爭立。珙瑤以書與梁太祖言珂故王氏蒼頭小字忠兒，不應得立。珂亦

五代史四十二  
九  
求援於晉。晉人言之朝昭宗，以晉故許之。而瑒亦西結王行瑜、韓建、李茂貞，為援。行瑜等交章論列，昭宗報以重榮與晉於唐嘗有大功業，許之不可易。行瑜等怒以兵犯京師，殺宰相李磎等而去。瑒連兵攻珂河中，珂求援於晉。晉兵西討三鎮，行下絳州，斬瑒而過。至於渭北，擊破行瑜。昭宗卒，以珂為河中節度使。晉以女妻之，遣李嗣昭將兵助珂攻瑒。陝州瑒為人慘刻，嘗斬人擲其首於前，言笑自若。其下苦之，偏將李璠因瑒戰敗殺瑒，自稱留後。是時梁已下鎮定，將移兵西，而昭宗為劉季述所廢。京師大亂，崔胤陰召梁以兵西。梁太祖以

珂在河中懼為患，乃顧張存敬侯言以一大繩與之，曰：「為我持此縛珂來。」存敬等兵出含山，破晉絳二州，遣何綱以兵守之。絕晉援，存敬圍河中。珂告急於晉，晉以綱故不得前。珂乃遣其妻以書告晉王曰：「賊勢如此，朝夕乞食於梁矣。大人何忍而不救邪？」晉王報之曰：「梁兵為阻，眾寡不敵，救之則并晉俱亡。不若與王郎自歸朝廷。」珂乃為書與李茂貞曰：「天子初返正，詔藩鎮無相侵。以安王室。今朱公弃約以見攻，其勢不止於弊邑。若弊邑朝亡，則西北諸鎮非諸君所能守也。願與華州出兵潼關以為應。」茂貞不報。珂計窮，乃治舟于河，將歸于京師。

珂夜登城諭守陴者。比某不應。牙將劉訓夜入珂寢。白事。珂叱之曰：兵欲反邪？訓解衣自索而入。曰：公苟懷疑，請先斷臂。珂曰：事急矣，計安出乎？訓曰：公若攜家夜濟，人必爭舟。一夫鴟張，大事即去。不若遲明，以情諭軍中。願從者，猶得其半。不然，且為歛狀，以緩梁兵。徐圖向背。珂以爲然。梁太祖自同州降唐，即依重榮。以母王氏故事，重榮爲舅。珂乃登城呼存敬曰：吾於梁王有家世之舊，兵當退舍。俟梁王來，吾將聽命存敬，乃退舍使人馳詣太祖於洛陽。太祖至河中，先之城東哭於重榮之墓。而後入珂，欲面縛牽羊，以見太祖。太祖謂曰：太師阿舅之

恩何時可忘。郎君若以亡國之禮見太師，其謂我何？珂迎於路，太祖握手，嘘唏乃徙珂於汴。太祖以珂晉壻也，疑其貳已，使珂西入覲。行至華州，使人殺之，傳舍瓚重盈之諸子也。梁太祖已執珂，自領河中節度使，以瓚爲吏瓚。事梁爲諸衛大將軍，泰寧鎮國軍節度使。末帝時爲開封尹。貞明五年，代賀瓌爲北面行營招討使。是時晉已城德勝，瓚自黎陽渡河，攻澶州，不克，退屯楊村。扼河上流，與晉人相持經年。大小百餘戰，瓚卒無功。末帝遣戴思遠代瓚，復爲開封尹。莊宗自鄆入京師，末帝聞唐兵且至，日夜涕泣，不知所爲。自持國寶，指其宮室謂

璣曰。使吾能保有此者。繫卿之畫如何耳。唐兵已過宛。胸璣驅率市人登城拒守。唐兵攻封丘門。璣開門迎降。伏地請死。莊宗勞而起之。曰。朕與卿家世婚姻。然人臣各為其主耳。復何罪邪。因以為開封尹。遷宣武軍節度使。已而故梁臣趙巖張漢傑等相次誅死。璣以憂卒。贈太子太師。

趙犖其先青州人也。世為陳州牙將。犖幼與群兒戲道中。部分行伍。指顧如將帥。雖諸大兒皆聽其節度。其父叔文見之。驚曰。大吾門者此兒也。及壯。善用弓劍。為人勇果。重氣義。刺史聞其材。召置麾下。累遷忠武軍馬步

軍都虞候。王仙芝寇河南。陷汝州。將犯東都。犖引兵擊敗之。仙芝乃南去。已而黃巢起。所在州縣往往陷賊。陳州豪傑數百人相與詣忠武軍。求得犖為刺史。以自保。忠武軍表犖陳州刺史。已而巢陷長安。犖語將吏曰。以吾計。巢若不為長安市人所誅。必驅其眾東走。吾州適當其衝矣。乃治城池為守備。遷民六十里內者皆入城中。選其子弟配以兵甲。以其弟昶為將。巢敗果東走。先遣孟楷據項城。昶擊破之。執楷以歸。巢從後至。聞楷被執。大怒。既而秦宗權以蔡州附巢。巢勢甚盛。乃悉其眾圍犖。置春磨。磨糜人之肉以為食。陳人大恐。犖語其

下曰。吾家三世陳將。必能保此。爾曹男子。當於死中求  
生。建功立業。未必不因此時。陳人皆踴躍。築柵城北三  
里。爲八僊營。起宮闕。置百官。聚糧餉。欲以久弊之。其兵  
號二十萬。陳州舊有弓弩數百。皆廢壞。後生弩工。皆不  
識其器。羽创意理之。弩矢激五百步。人馬皆洞。以故巢  
不敢近。圍凡三百日。孽食將盡。乃乞兵於梁。梁太祖與  
李克用皆自將會。陳擊敗。巢將黃鄴于西華。西華有積  
粟。巢恃以爲餉。及鄴敗。巢乃解圍去。梁太祖入陳州。孽  
兄弟迎謁馬首。甚恭。然孽陰識太祖必成大事。乃降心  
屈迹。爲自託之計。以梁援已恩。爲太祖立生祠。朝夕拜

謁。以其子巖尚太祖女。是謂長樂公主。黃巢已去。秦宗  
權復亂。淮西陷。旁二十餘州。而陳去蔡最近。孽兄弟  
拒之。卒不能下。後巢宗權皆敗死。唐昭宗卽以陳州爲  
忠武軍。拜孽節度使。孽已病。乃以位與其弟昶。後數月  
卒。昶乘大寇。新滅。乃休兵。課農事。梁尤謹。梁兵攻戰四  
方。昶饋輓供億。未嘗少懈。昶卒。珣代立。珣頗知書。乃求  
鄧艾故迹。決翟王陂。溉民田。兄弟居陳二十餘年。陳人  
大賴之。梁太祖已降。韓建取同華。徙珣爲同州。留後入  
唐。爲右金吾衛上將軍。歲餘。以疾免官。歸陳。卒于家。陳  
人爲之罷市。孽次子巖。梁末帝時。爲戶部尚書。租庸使。

與張漢傑漢倫等居中用事。梁自太祖以暴虐殺戮爲事。而末帝爲人特和柔恭謹。然性庸愚。以漢傑婦家而巖壻也。故親信之。梁之大臣老將皆切齒。末帝獨不悟。以至於亡。初友珪弒太祖自立。以末帝爲東都留守。巖如東都。末帝與之飲酒。從容以誠款告之。巖爲末帝謀。遣人召楊師厚兵起事。巖還西都。卒與袁象先以禁兵誅友珪。取傳國寶以授末帝。末帝立。巖自以有功於梁。又尚公主。聞唐駙馬杜棕位至將相。自奉甚豐。耻其不及。乃占天下良田大宅。裒刻商旅。其門如市。租庸之物。半入其私。巖一飲食必費萬錢。故時魏州牙兵驕。數爲

亂。羅紹威盡誅之。太祖崩。楊師厚逐羅氏。據魏州。復置牙兵二千人。末帝患之。師厚死。巖與租庸判官邵贊議曰。魏爲唐患。百有餘年。自先帝時嘗切齒。紹威以其前恭而後倨。今先帝新棄天下。師厚復爲陛下憂。所以然者。以魏地大而兵多也。陛下不以此時制之。寧知後人不爲師厚邪。不若分相魏爲兩鎮。則無此顧之憂矣。末帝以爲然。乃分相澶衛爲昭德軍。牙兵亂。以魏博降。晉梁由是盡失。河北是時梁將劉鄩等與莊宗相拒。澶魏之間。兵數敗。巖曰。古之王者必郊祀天地。陛下卽位。猶未郊。天譴者以爲朝廷無異藩鎮。如此何以威重天下。

今河北雖失天下幸安願陛下力行之敬翔以爲不可  
曰今府庫虛竭箕歛供軍若行郊禋則必賞賚是取虛  
名而受實弊也末帝不聽乃備法駕幸西京而莊宗取  
揚劉或傳晉兵入東都矣或曰扼汜水矣或曰下鄆濮  
矣京師大風拔木末帝大懼從官相顧而泣末帝乃還  
東都遂不果郊鎮州張文禮殺王鎰使人告梁曰臣已  
北召契丹願梁以兵萬人出德棣州則晉兵憊矣敬翔  
以爲然巖與漢傑皆以爲不可乃止其後黜王彥章用  
段凝皆巖力也莊宗兵將至汴末帝惶惑不知所爲登  
建國樓以問群臣群臣或曰晉以孤軍遠來勢難持久

雖使入汴不能守也宜幸洛陽保險以召天下兵徐圖  
之勝負未可知也末帝猶豫巖曰勢已如此一下此樓  
何人可保末帝卒死於樓上當巖用事時許州溫韜尤  
曲事巖巖因顧其左右曰吾常待韜厚今以急投之必  
不幸吾爲利乃走投韜韜斬其首以獻莊宗已滅梁巖  
素所善段凝奏請誅巖家屬乃族滅之

嗚呼禍福之理豈可一哉君子小人之禍福異也老子  
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後世之談禍福者皆以其  
言爲至論也夫爲善而受福焉得禍爲惡而受禍焉得  
福惟君子之罹非禍者未必不爲福小人之求非福者

未嘗不及禍。此自然之理也。始雙自以先見之明，深結梁太祖及其子孫，皆享其祿利，自謂知所託矣。安知其族卒與梁俱滅也。雙之求福於梁，蓋老氏之所謂禍也。非君子之所求也。可不戒哉。

馮行襲字正臣，均州人也。唐末山南盜孫喜以眾千人襲均州，刺史呂燁燁不能禦，行襲為州校，乃陰選勇士伏江南，獨乘小舟逆喜，告曰：州人聞公至，皆欲歸矣。然知公兵多，民懼虜掠，恐其驚擾，請留兵江北，獨與腹心數人從行，願為前導，以慰安州民。事可立定。喜以為然，乃留其兵江北，獨與行襲渡江。軍吏前謁行襲，擊喜仆

地，斬之。伏兵發，盡殺從行者。餘兵在江北，聞喜死，皆潰。山南節度使劉巨容表行襲均州刺史。是時僖宗在蜀，諸鎮貢獻行在者，皆道山南。盜賊多據州西長山，以邀劫之行襲，盡破諸賊。洋州葛佐辟行襲行軍司馬，使以兵鎮谷口，通秦蜀道。行襲由此知名。李茂貞兼領山南，遣子繼臻守金州，行襲逐之，遂據金州。昭宗乃以金州為戎昭軍，拜行襲節度使。昭宗在岐，梁太祖引兵而西，中尉韓全誨遣中官郗文晏等二十餘人召兵江淮，以拒太祖。行襲已附梁，乃盡殺文晏等。太祖攻趙匡凝于襄陽，行襲遣子勗以舟兵會均房，以功遷匡國軍節度

使行襲爲人嚴酷少恩而所至輒天幸境早有蝗則飛  
鳥食之歲凶田中鹵穀自生唐衰知梁必興尤盡心傾  
附事梁官至司空封長樂郡王卒贈太傅謚曰忠敬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二終

